

書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典史何一韶校正

○禮門

禮書類

自伏羲至黃帝五禮始具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及命伯夷典三禮  
論語云商因於夏禮周因於商禮則夏商亦有五禮然王制云司徒脩  
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六禮者冠昏喪祭鄉相見也七教者  
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孔穎達之疏曰此六禮教皆商  
禮也周有五禮十二教焉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乎天下由  
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  
以為服樽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  
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享合衆



興事以為師由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在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之天下使天下安皆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周之衰道散於異政之國法亡於殊俗之家君子不得以行禮小人得以行非禮故兩觀大路朱干土戚天子之禮在諸侯塞門反括素衣朱褙諸侯之禮在大夫隋武子不知殺丞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魯不知尚羔則當時之知禮者蓋亦鮮矣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間稍損益而大抵苟簡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遜拜佺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耳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縉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

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其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享師田學校冠昏喪祭之禮在者幾何漢興叔孫通之綿蕪禮儀規當時之近功而具法失於太早齊魯二生之論禮樂必期百年然後興而其言失於太高晉誼有修禮之志而困於絳灌仲舒對策以教化為大務而上方銳意武功不服禮文之事王吉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願述舊禮明主制而宣帝不納至成帝時得古磬於樓為之水濱劉向請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而帝終不用世祖中興立明堂建辟雍顯宗躬行其禮宗祀光武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矣然德未流洽者以禮樂未具群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向未設之故也班固作禮樂志有曰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寔以不章今大漢繼周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王吉劉向之徒所以發憤



而增歎也攷之於古有儀禮有周禮何間齋王之得先秦古書者有曰儀禮曰禮記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之記今其篇曰公冠禮曰士昏禮曰士相見禮曰鄉飲酒禮曰鄉射禮曰燕禮曰火射禮曰聘禮曰公食大夫禮曰覲禮曰喪服禮曰除夕禮曰士虞禮曰特牲饋食禮曰少宰饋食禮曰有司徹凡十七篇者即儀禮也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其篇與今儀禮同陸德明賈公彥皆以為今儀禮藝文志所載則又有古經出於孔壁藏中者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皆古禮也后倉則有后氏曲臺記戴聖慶普實傳之在肅宗時則有曹褒新禮然以亨禮事依準舊典乃雜以五經識記之文在安帝時則有應劭漢官禮儀故事然亦朝廷制度百官典式皆出於助之所立魏以王粲衛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雖綴時禮不足相襲吳則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章建時制晉初以荀勗鄭冲撰為新禮參攷古今更其節文而羊祜等並加判定其後擊虞討論因以損益今日決疑注者一是其遺文也江左刁卞荀崧補綴舊文附益朝儀蔡謨又踵修經宋初因循並不

重述齊之末明王儉注定五禮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唐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後魏孝文率由其舊章擇其令典朝儀國統煥乎有章北齊則禮休之元楷伯熊安生後周則蘇綽盧辨宇文弼並習於儀禮以通時用隋文帝命牛洪辛彥之等采梁及北齊儀注以為五禮唐太宗時房元懿魏瓘因隋之禮增以養老六射講武請時令等為言凶軍賓嘉之目而號曰正觀禮魏瓘又以大戴禮綜彙不倫而更作類禮高宗又詔長孫無忌杜正倫之徒增正觀禮而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今而義府高宗多希旨傳會議者非之詔復用正觀禮由是終高宗時正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連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元宗開元之十年王崑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不可改易而正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於是撰述於徐堅李銳而定於蕭嵩王仲昇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五禮之文稍備而用之雖時有損益之不能過也正元中王涯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於是而有郊祀錄元和中韋公肅錄開



元以後禮文損益於是而有禮闈新儀王彥威采隋唐沿革條次彙分而為元和新禮而又有曲臺禮續曲臺禮故唐禮樂志曰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正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我宋朝建隆王彥威而崇義則有重修三禮圖唐張鑑開寶劉溫叟之徒則有開寶通禮盧多遜則有通禮義纂雍熙邢昺則有分門禮選天禧王欽若李迪則有天禧大禮記天聖王緯則有禮闈新編景祐吳育則有太常新禮皇祐王洙則有周禮禮器圖嘉祐歐陽脩蘇洵則有太常因革禮元祐陸農佃師則有禮象陳祥道則有禮書此皆本朝之言禮者也

### 朝儀

鄭康成之注玉藻曰天子諸侯皆有三朝曰外朝曰治朝曰燕朝蓋天子有五門一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庫門之外者外朝也小司寇朝士掌之路門之外者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門之內則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小司寇之職曰掌外朝之政以致萬

民而詢焉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朝士之職曰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吏在其後此豈非所謂外朝者乎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司士之職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孤卿持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王入內朝皆退此豈非治朝者乎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廢子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此豈非所謂燕朝者乎然通典所載則曰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在臯門之內二曰中朝在路門之外三曰內朝即路寢之朝四曰詢事之朝在雉門之外



小司寇掌之所以每朝列位所向不同者皆以事異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北面不變者以三公內臣位尊故屈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地道尊右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朝之時諸侯東面尊於孤卿也故於內朝孤東南尊於卿大夫也唯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此通典四朝之說也至於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至於漢亦有中朝外朝之名劉輔傳曰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等俱上書而孟康注曰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霍光謂車千秋曰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光為大將軍而曰治內千秋為丞相而曰治外則是有中朝外朝之別也然中朝外朝之名必始於武帝以後此漢初制也漢初惟有叔孫通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令群臣朝十月平明詣者治禮次第而入殿廷陳車騎設兵衛張旗志功臣列侯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

西鄉廣行設九賓臚句傳百官執戟傳警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無敢讎譁失禮則漢之朝儀莫盛於十月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後漢志雖以每月朔歲首為大朝賀舉觴上壽奏食舉之樂然每朔惟十月旦從故事者正以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高祖諱講朝儀於長樂武帝受計于甘泉顯宗朝正月於德陽此漢朝會之所也班固東都賦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珍貢張衡東京賦曰每歲元旦觀於殿下者數萬人賓臚傳命即將司階天子穆穆南面然後司儀辨等以朝而天子禮以三揖詢問朝政行群臣燕飲之禮以罷此漢元會之禮也魏王肅疏云漢初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造反走之周昌武帝造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缺觀此則是漢代五日一朝起自孝宣而罷於成帝耳世祖中興紀述其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曰每旦者世祖之勤勞也故其疎密不同焉此漢常朝之制也以史攷之自蕭何置



未央宮前殿而漢有宮闈之禁自叔孫通制朝會而漢有君臣之禮召  
文臣則見於宣室賈誼召武臣則見於武臺李陵不下司馬門則有罰  
醉褻殿上則有劾變臣怠慢於朝會宰相得檄召而教辱之則猶知宮  
闈之嚴而君臣之不相狎蓋至見於大臺而願以常服朝踞廁視大將  
軍而加以不冠見則何褻之甚也彼其溺於宴安而憚於禮法不樂於  
外庭之檢束而便於內御之媒近故常朝之禮止於月朔此又其禮之  
變也蘇武之典舊國蕭望之賜爵關內侯張禹之罷相就第孔光之為  
太師皆朝朔望此又漢世朝朔望之禮也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  
以歲時為朝臣馮參以列侯奉朝請世祖中興不任功臣其加優異者  
皆以列侯奉朝請此又漢世奉朝請之制也若唐之朝儀冬正設仗以  
朝萬國則於含元殿蓋唐之含元在周為外朝於唐為大朝也朔望起  
君則於宣政殿蓋唐之宣政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於唐為正衙也  
隻日常朝則於紫宸殿蓋唐之紫宸在周為內朝在漢為宣室於唐為  
上閣也夫上閣之制果何所始乎自東晉之太極殿有東西閣之名故

上閣之制果何所始乎自東晉之太極殿有東西閣之名故  
唐之含元殿上閣所以涉朝也唐之紫宸殿則先立仗於正衙然後  
喚仗自東西閣門而入故謂之入閣自元宗以前猶未有此制也開元  
以後以朔望上會於紫宸殿上殿後紫宸殿與仗自閣門以入始有入  
閣之名自行之至開元時失其本旨乃以朔望御正衙而行入閣禮  
亦非禮也外行於文德殿者皆是禮也蓋宋朝之大慶即唐之含元宋  
朝之文德即唐之宣政也朝之紫宸即唐之紫宸也開寶中諸儒增附  
新禮遂載月朔入閣之儀又以文德為上閣差舛尤甚淳化中太宗嘗  
命張洎詳定儀制洎以為入閣之儀乃唐一時之禮非盛制也至寶元  
二年洎又以開元序言開元本無此制請改舊儀歐陽脩與劉敞  
亦以為之洎亦以今日入閣而御前殿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衙自  
開元之儀未或指朔望宣政為入閣本為誤說至熙寧三年遂罷入  
閣之儀而御前殿為萬世法若夫景祐之閣門儀制景德之合  
班圖則定於楊徽之張洎大禮慶賀合班圖則定於天禧



紫衣班拱立班圖則定於景祐至於唐定之閣門儀制則定於章得象  
李淑天聖之元會禮則始於王曾此皆宋朝之朝儀也

### 祭天地

禮記正義曰夫天有六歲有九祭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  
仰立春之日祭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於南郊三也黃  
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旺之日亦祭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  
日祭於西郊五也黑帝叶光紀立冬之日祭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  
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  
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享五帝於明堂九也以經攷之有虞氏禘  
而郊夏后氏禘黃帝而郊商禘而郊周人禘而郊  
稷鄭注六神者冬至祭天於圜立郊者夏至祭感生帝於南郊以禘  
在郊禘之上稷卑於禘故知禘大於郊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  
圜立故以圜立為禘也夫圜立之禮何如哉大司樂云冬至日祀天於  
地上之圜立太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王服大裘禮神之玉以蒼

璽配以帝嚳牲用騂其禮七獻其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大蕤為徵姑  
洗為羽鼙鼓鼙龔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  
圜立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此圜立之禮也其祭感  
生之禮何如哉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之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鄭注云禘王祖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者也故變郊稱禘因以  
祈穀其壇則名曰太壇祭法曰燔柴於太壇以稷配靈威仰牲用騂  
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其禮亦以七獻禮  
神之玉四圭有邸此祭感生之禮也五時迎氣之禮何如哉月令於四  
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於五人帝春  
以太暉夏以炎帝秋以少昊冬以顓帝各於其方為兆於近郊名曰太  
壇神之玉則太宗伯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地  
方其禮亦以七獻其樂同於黃鍾此五時迎氣之禮也月令建巳之月  
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各曰雲業於南郊之旁配以五人帝命樂正習盛  
樂舞皇舞月令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百壽卿士有益於民者以



祈穀實春秋曰龍見而雩此雩之禮也故孝經有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制季秋大享于明堂考工記周人明堂此明堂之禮也地祇有三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祇於北郊二也大司樂云夏日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注云主崑崙者其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配以后稷其樂則大司樂云凡樂函鍾為宮大族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雷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至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其神州地祇則王者所居五千里之內地也故不言其言郊其壇於北郊名曰泰畿祭法曰瘞埋於泰畿祭地也配亦以后稷其樂奏大族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至唐開元亦夏日至祀皇地祇於方丘蓋冬祭神州于北郊此皇地祇神州地祇之禮也蓋五帝與昊天同稱帝而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而不與天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祈祀帝於圜丘此五帝於四時郊此其

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呂之樂夏正以祀感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帝帝耀魄寶也五帝大微之天也分郊與立以異其祀別四時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攷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人帝則非天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農黃帝少皞顓帝而已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者春勾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元冥春夏秋冬之臣各一人爾而冬有脩與熙者脩及熙為元冥蓋冬於方為朔於卦為艮於器有權衡於色有青黑則有脩熙宜矣更秦則與鄭密上下之四時以祀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祀五帝漢之祀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五文車有鸞輅駢駒龍馬一切後靡而康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遂起一時元始之間謬戾尤甚春秋則天地同年於節節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先武兆南郊於洛陽之



陽兆北郊於洛陽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廢  
殆盡唐禮樂志曰自周衰禮樂壞於戰國而廢絕於秦至漢讖緯之書  
出以亂經自鄭元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由是郊立明堂之論至於  
紛然而莫知所止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元以為天皇大帝  
者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元以青帝  
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者五天也  
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唐初正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園  
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于南郊以祀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  
明堂皆祀五天帝高宗顯慶中許敬宗等議以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  
園丘一也由是盡黜鄭說而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  
帝開元中王仲丘議以為宜於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既而蕭嵩撰  
開元禮雖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別矣嗚呼禮之失也豈獨緯書之罪  
哉在於學者好為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為盡禮而  
不知煩數之為黷也古者祭天於園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方丘在國之

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方位既別而其燦燿燿  
次亦異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始合祭天地元宗定開  
元禮元豐元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是時神仙道家之說興乃建元皇  
帝廟凡有事于上帝則廟獻於太清朝享于太廟然後有事于南郊遂  
為故事杜甫獻三禮賦是也終唐之世莫能改為禮者可不謹哉宋太  
祖在位十有七年行四大禮乾德中歷六年而方再講開寶中更五歲  
而祭于洛太宗自雍熙而至淳化凡十年而一郊真宗東封西祀往往  
率三年而一行大禮自仁宗以來三歲一郊始為定制其後分系合祭  
之說議於元豐再議於元祐又再議於紹聖考之國朝會要在元豐時  
陳襄請漢元始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由漢歷唐千有餘年  
而以五月親祀北郊者惟魏文之太和周武之建德隋高宗之開皇唐  
睿宗之先天耳請先以夏至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至日祀昊天  
於園丘王存則議欲以孟冬純陰用事之月有事于北郊張瑄則欲以  
夏至日祭方丘陸佃則欲於冬至日親祠上帝於園丘之出別祠於地



祇此元豐之所議者然也在元祐時曾肇言南郊非歛地之處冬至非見地之時樂以圓鐘為宮其變以六非致地祇之音燦鼎非禋非祭地之禮崔公慶則以漢武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媪神蕃釐消遠休成天地並况皆合祭之辭蘇轍則以為欲當郊之歲先以夏至祀地郊有欲移夏至之祀行於十月者有欲三年祀天三年祀地皆不可行蘇轍則以為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園立此何義也此元祐之所議者然也在紹聖時黃履林希等議請罷合祭天地張商英言神宗謂合祭非古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私意此紹聖之所議者然也然國朝之制又有恭謝天地之禮始於大中祥符之間再行於天禧一如南郊之制仁宗皇帝於明道嘉祐初復即大慶殿行之如明堂故事因輟郊祀自是而後遂不復講

真宗恭謝

大中祥符五年十月三日奉天書於朝元殿恭謝上皇大帝聖祖

位在東太祖太室在西。天禧元年既上玉皇聖號寶冊皆與是禮然別立壇壝於國南而儀物禮制悉如郊祀視五年之制為加盛矣。祥符六年八月詔入來春親詣亳州太清宮行朝謁之禮先於東宮置壇回日恭謝天地一如南郊之制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前集



#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五刊行

訓導表實校正

。禮門

明堂

史記曰黃帝接萬靈於明庭即明堂也蓋明堂之制起於黃帝其制有殿而無屋蓋之以茅園之以水宮垣為復道而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此出於公玉帶之說也唐虞祀五帝於五府蒼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訃白曰明紀黑曰元矩此出於通典之所載也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膠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商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篇曰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窻三十六戶七十二



蒲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以水名辟雍明堂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上居太廟太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廟季冬居元堂右个建漢武帝招延儒雅好行典故太山北有古明堂基因欲脩之而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其制茅屋而以水環之建武初營明堂循九室之制至于顯宗始成其事以饗祀神明以朝會諸侯唐禮樂志曰孝經曰冠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故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於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於主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然為之者至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以為倣像而衆說亦不克成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雲壇唐高祖太宗時寓于園丘正觀中巨盧寬創伯莊議從崑崙道土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而孔穎達以為非魏證以謂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

以祭天下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以為如此者多同穎師意曰周書叙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為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也大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也此矣足以取信哉夫師古等皆當世名儒其論止於如此高宗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益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帝慕為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明堂亦不能立迄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園丘然明堂之說先代諸儒所說不一通典注曰戴德云明堂辟雍是一所也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為文王廟左傳魯僖公五年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鑿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考鄭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即鄭意以為三者名異而制同王制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即云天子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也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疏云明堂在國之陽是明堂與祖廟不得為一也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



太廟射饗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五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  
崇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  
如壁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事實一也表準正論乃曰宗廟之中人所  
致敬而使眾學處焉享射其中人鬼慢黷非其理也宗廟鬼神所居祭  
天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如準所論與鄭氏合宋明皇祐二年仁宗議  
明堂禮文彥博等議以為藝祖有事兩郊太宗則行祈穀之禮惟季秋  
大享闕而未舉真宗祥符初議行此禮然亦未建明堂制度前代諸儒  
議論皆異要必天子之路寢今大慶殿是也巳而內出御製天地祖宗  
樂曲舞名降神酌獻奠幣入俎練誠安而下草有其義而成功膺德古  
文化俗所以為文武二舞之美稱者又皆足以彰盛德形容寓皇心肅  
敬備薦獻之儀而侑明靈之觀焉太常言肆惟謹惟虔是歲九月即大  
慶殿因事制宜為五綬室親御實附若篆飛白爍為華榜樂舞既作躬  
登來格天地祖宗罔不咸喜帝之昭報之誠於是為盡而我宋盛典實  
肇興於此焉是時王洙上言文彥博等勸成皇祐大享明堂記凡二十

卷自為序至嘉祐八年再行是禮焉

社稷

祭法曰昔共工氏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水上故祀以為社厲山  
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左  
傳曰<sup>九</sup>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烈山氏有子曰柱為  
稷自夏以上祀之其後以周棄為稷自商以來祀之通典說顓帝祀兵  
工子句龍為社烈山氏子柱為稷高辛氏唐虞夏因之商湯以旱而遷  
社故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無可繼者故止周天子立三社曰太社曰  
王社曰亳社諸侯亦三社曰國社曰侯社曰置社蓋太社國社為百姓  
而立者也王社侯社自於藉田而立之也亳社置社邊國之社也立名雖異  
其神則同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諸侯之士則以當方之土大夫以下  
各以地所宜木而立之禮神之玉皆用兩圭有邸其牲玉制云天子祭  
社稷皆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色祭之日王及尸皆服緇冕樂  
則太司樂云委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酌以三獻漢高帝初起



禱豐粉榆社二年入關因命縣為公社於是而有公社之名平帝時奏  
事者有曰漢興已有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於是而有官社官稷之號  
後漢光武立太社稷于洛陽歲三祠而太社之名立然自漢後但太社  
有稷而官社無稷魏明帝遂立帝社而帝社之名彰齊永明中則有大  
稷梁大同中則又加官稷唐於仲春仲秋則祭太社太稷神龍初改先  
農壇為帝社於太壇西而立帝稷其禮與太社太稷無異開元十九年  
停帝稷而祀神農復以后稷而為配天寶三載於是而升社稷為太祀  
此歷代之沿革也然社稷之義先儒所說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為五  
土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  
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  
非理地之神崔靈恩云二家之說雖各有通但昔來所謂鄭為長及  
白虎通曰土地廣博不可備祀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  
示有土也稷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為衆多故稷為長此言得之矣雖然  
昔共工氏龍有平水之功高陽氏之子黎亦有平土之功是故祭社之

日甲二子而配食焉示不忘本之義也今之配祀者謂之龍可也黎亦  
可也何嫌於二名耶彼直以龍與黎為社之正神非配社昔漢儒之  
實也或曰不然使社為土神則當食以水不當兼用羊豕也殊不知用  
糞祭地禮也社乃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安  
得不用羊豕吾益知社為土之正神而無疑也烈山氏之子柱有布穀  
之功厲山氏之子農亦有播穀之功是故祭稷之日取二子以配食焉  
示不忘本之義也今之配祀者謂之柱可也農亦可也何嫌於二名耶  
彼直以柱與農為稷之正神而非配稷者又漢儒之妄也或曰不然使  
稷為穀神則當祀以牲不當復用稷黍也殊不知用牲祭地禮也稷乃  
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吾安得不用稷黍吾  
今知稷為穀之正神而無疑也

### 雜祭祀

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洪範八政三曰祀太宗伯之  
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林川澤



曰程沆祭風師雨師曰禋燎祭四方百物曰騶辜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祭禱馬祭也除惡之祭為夜會福之祭為會告事求福曰禱絜意以享為禱禱雨為雩禱明為祭是以聖王為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乃有神民之宮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歷代人君罔不徧走群望咸秩無文故神農播種始諸飲食致恭鬼神顯帝亦絜誠以祭祀其後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所以陰陽和而萬物遂也以今攷之在古有雩祭之禮有朝日夕月之禮有祀山川之禮有六宗之禮有七祀之禮有司寒之祭有蜡臘之祭夫雩者何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祀祈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若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漢承秦雩壇禮廢後漢自立春而至于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則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以求雨東晉穆帝制雩壇梁天監中停柴燎而用次也唐武德初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園丘正觀雩祀于南郊開元旱則大雩此雩祭之禮也夫日月之禮何也周制以樂祀日月星辰日壇曰王宮月壇曰夜明王

禱大圭執鎮圭纁纁五采五流以朝日九祭日月歲有四焉迎氣之時祭日於東郊祭月於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郊之祭天配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漢武始郊天一朝日夕月改周法其後常於以郊太時實明出竹宮亦向揖日西向揖月魏文帝以為非尊天之道明帝春始朝日于東郊秋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禮禮二分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柳子厚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人夕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柳曰古者且見曰朝暮見曰文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趙文子襲其祿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蒞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即向瑣闥拜謂之夕即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義曰春朝日秋夕月此朝日夕月之禮也夫祀山川之禮何也周制以血祭祭五嶽之以豕沉祭山林川澤一歲凡四祭迎氣一也郊天二也大雩三也大蜡四也禮神之玉兩珪有邸五寸牲用少牢各隨方色酌用五獻秦并天下令祠官所當奉各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自崤以



東名山大川祠曰太室嵩高也常山泰山會稽湖山水曰濟曰淮自華  
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嶽山岐山吳山鴻蒙瀆山各川四曰河祠臨  
晉西祠溪中嶽泉祠朝邢江水祠黑漢孝文增修山川群祀武帝因述  
狩其禮名山大川後漢章帝詔祀山川百神應禮者唐武德正觀之制  
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此祀山川之禮  
也夫六宗者何也通典曰周制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以  
如之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漢興於甘泉汾陰立壇禋六宗孔光劉  
歆等以乾坤六子為六宗後漢安帝立六宗祀時歐陽說謂六宗者在  
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鄭元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  
六宗馬融謂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  
非冬不藏孔安國按孔叢子孔子之說謂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祖迎於  
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是為六宗  
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魏明帝立六宗祀祀六  
子之卦晉罷其祀劉邵以為大極冲和之氣為六氣之宗後魏立六宗

祀考文諸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道其謂張迪以六代帝王張廌以  
宗廟三昭三穆三尊並不堪錄後魏孝文以天皇大帝五帝為六宗於  
義為當崔靈恩三禮義宗謂六宗之神宗儒所釋義各不同義雖不同  
亦各有通月令孟冬祈于天宗禮注云天宗六宗之神李邵謂六宗  
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晉虞喜別論曰地有五  
色大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劉昭稱孔叢子之言若果夫  
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正謂未必然耳至昭以六宗為祭祀則穿鑿  
甚矣惟晉司馬彪曰周禮無六宗之兆祭法無六宗之文不宜特立祀  
也此六宗之說也夫七祀者何也商制天子祭五祀周制王為群姓立  
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竈諸侯為國立五祀  
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庶人一祀兩漢魏晉立五祀井皆與焉白虎通  
云戶竈門井中霤唐開元制禮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戶  
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以季夏夫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  
禮雜出於史傳多失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家語則以為



重該脩熙黎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戶竈中雷白虎通劉昭  
范曄高堂隆之待士五祀為門井戶竈中雷鄭氏釋太宗伯之五祀則  
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祝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  
祭法之說隋唐祭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脩月  
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此七祀之禮也夫司寒者何也月令仲春之月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鄭注云祭司寒而出冰春秋傳曰古者日  
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昭四朝颺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  
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寔食養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  
北拒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  
祿冰皆與焉唐制先立春三日用黑祀拒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鑿井  
而藏之仲春開冰此司寒之禮也司寒文定北方之神故謂之黑大蜡臘者何也郊  
特牲云天子大蜡八先帝也司畜也農也郵表畷也猫虎也坊也水庸  
也昆蟲也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  
也蜡之祭也主先帝而祭司畜也祭百種以報嘗也饗農及郵表畷會

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迎猶為其食田鼠也迎兔為其食田豕也祭坊與  
水庸事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  
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  
故既蜡君子不興功鄭氏曰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矣  
正義曰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為臘與蜡異也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  
太蜡祭邑月令章句曰總謂之臘蓋章國祭蜡則飲盃頌擊土鼓以息  
老物進代蜡則冰羅濡秦漢曰臘漢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勞  
農大享臘唐正觀季冬寅日蜡祭百神於南郊宋朝建隆初有司言以  
火德王請以戌日為臘元豐六年蜡祭曰郊各為一壇以祀其方之神  
而息民祭在蜡祭之後此蜡臘之禮也其他在秦則有陳寶祠有伏祠  
有八神祠漢則有蚩尤祠靈星祠高媒祠太室祠嵩呼宋朝承唐制又  
祀九宮貴神於東郊用太祀禮東南曰招搖正東曰權星東北曰太陰  
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  
曰青龍景祐二年章得象詳定江淵之說隨每年貴神飛墓之方旋定



祭位從之然所謂太乙者又有十神太乙之名如曰五福天乙之號君  
基臣基民基之號此皆雜祭之類也雖然古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豈以民為神之主也文帝切以愛民而謂禮讓之事足以佑民也廣壇  
塲增圭幣除秘祝之官以為祈福其為事已舛矣官室之向未違他事  
而急於鬼神之間豈以鬼神之福能有以陰助斯民乎迨至武帝又甚  
焉而其心則為已不為民矣廼海而求神人祭宮而封禪一祝吏祠宮  
相望於名山大川之上一切妄祭淫祠以徼福於已百姓困而國用竭  
福何有於已哉終園之末一歲凡三萬七千祠胡廣謂班固郊祀志宜  
去鬼神仙道之語置章賢宗廟迭毀議于其中則其祀事廢得以類相  
從矣夫孟堅合宗廟之議而專志於郊祀固未為得至於漢武之淫祀  
以為後世戒其旨深矣安得以去為哉

時祭禘祫

通典曰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日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夏因于虞  
商因于夏王制曰春禘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尚整特牲云臭味未成滌

揚其馨樂三闕然後出迎牲園祭亦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乃以  
特為盛祭之名大宗伯云以禘春享先王以嘗秋享先  
王以烝冬享先王詩曰杓祠烝嘗于公亦王此謂之祭名也其祭  
尚臭滌用也臭鬱合也臭陰建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行九獻之禮祭  
之日王服衮冕而入朝尸入奏詩夏王以琏瓚獻尸尸以裸禮降神此  
裸禮之一獻也後以璋瓚獻尸此為二獻也王迎牲奏昭夏始行朝踐  
之禮此三獻也後於是獻朝事之禮此四獻也至薦熟特謂之饋食此  
五獻也后薦饋食之禮此六獻也王以醴齊酌尸謂之朝獻此七獻也  
后薦加事之禮豆此八獻也知諸侯為賓者以王爵酌盞齊備卒食三  
獻是為九獻自九獻之後遂降冕而繼下舞大武之舞以樂尸九獻之  
後更行三爵謂之加爵即行旅酬無筭之爵而後尸出焉禮辨于  
於此特享之禮也特享之外則有禘有祫王制曰天子禘祫祫禘禘祫  
禘祫烝諸侯約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約諸侯約禘禘一  
禘一祫嘗祫烝祫盍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此夏



之制也。圓制天子諸侯五年殷祭一禘一禘禘以夏禘以秋禘者毀廟未毀廟皆合升于太祖禘則不及親廟祖文武以下毀主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如先於後禘者約春秋魯僖公定公宣公皆八年皆禘以再殷祭而推之也。通典議曰：聖人制禮合諸天道使不數不怠故有四時之祭焉。而又設殷祭者因天道之成以中孝敬之心用盡事終之禮。禘禘二禮俱為大祭先賢所釋義多有云：禘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禘小禘。元注二禮以禘大禘小禘。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數家之說非無典據。至於大通經訓則義為長嘗試論之以禮經及春秋所書皆禘大於禘按春秋公羊傳云：大事於太廟大事者禘也。禘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于莊公禘于僖公既不及於太祖則小於禘矣。曾子明主於天子曰：自非禘祭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不言禘則知禘小於禘明矣。其於則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二酒禘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缺也。後漢光武詔張純議禘禘之禮而純

以為漢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宜合祭元始間始為禘祭禮說三年一禘天氣小備五年再禘天氣大備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禘禘以冬帝從之自是禘禘遂定。後魏孝文太和中詔議禘禘而游明根高閭等各陳其義。孝文遂兩從王鄭一議禘禘并為一名改禘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末為後法。唐禮樂志禘禘大祭也禘以昭穆合食于太祖而禘以審諦其尊卑此禘禘之義而為禮者失之。至於年數不同祖宗失位而議者莫知所從禮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傳曰五年再殷祭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當禘而有司疑其年數史元璨等議以為禘而後禘自是而後五年而再祭蓋後禘去前禘五年而禘常在禘後二年禘常在禘後二年魯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議者以元璨等言有經據遂從之而開元六年而禘明年而禘自是而後禘禘各自以年不相通數凡七禘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禘並在一歲有司始覺其非乃議以為一禘一禘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禘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



元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而後三而邈以謂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禘焉此最為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合於再殷之義而置禘先後則不同焉宋朝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天聖三年禘饗太廟帝問輔臣以禘饗之禮王欽若等奏曰禘者合也宗廟之禮每三年權遷神主出廟室就前楹而祭之所以謹時恩而合祀事以象太宗子有收族合食之義也

### 禘祫

歐陽公之作唐禮樂志有曰禘祫大祭也禘以昭穆合食于太祖而禘以審禘其尊卑此禘祫之義而為禮者失之愚嘗三復是說而後知世之議禮者徒惑於紛紜之異同而皆未明其義也古者聖人制禮取法天道以事其祖三年一閏天氣小備故三年一祫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五年一禘是故周制五年殷制一祫一禘祫者毀廟未毀廟皆是升合于太祖所謂合食于太祖也禘者惟及於毀廟而不及於親廟所以審禘其尊卑也自是制不明載於周禮而鄭氏於肆獻饋食在四方之

上則是禘也禘也而禘祫之說始見於周禮之注至王制所載天子始禘於禘祫祫嘗禘祫烝而說者又以為夏商之制此所以起異同紛紛之論也自今考之諸儒之論莫同異於小大之說也馬融王肅則以為禘大而禘小鄭康成則以為禘大而禘小為融肅之說者曰孔子言禘自既禘而往禘祫大祭而獨舉禘則禘可知故於是而以禘為大鄭康成之說者曰公羊傳云大事於太廟大事者禘也禘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于莊公禘于僖公既不於太祖則小於禘矣故於是而以禘為大愚以為小大之異不必深辨惟明乎禘祫之義則古人尊祖之意得矣諸儒之論莫異同於先後之說也鄭氏用高堂隆說則以為前三後二徐邈之說則以為前二後三賈鄴氏者曰三年而禘為月有餘二年而禘為月不足故徐氏者曰禘在禘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二年而禘至唐用徐邈之說則以為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而置一禘祫焉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愚以為前後之說不必深辨惟深明乎禘祫之義則古人尊



祖之意得矣不特此也禘祫之祭蓋兩祭也而賈逵劉歆以禘祫為一祭而二名是其名之辨又不一矣禘以夏祫以秋此古制也張純則以祫為冬祭其說曰物備禮成故合聚而祭之是其時之用又不同矣宗廟之禮止於九獻此古制也而先儒則曰大祫十有二獻杜祐通典載禘祭一如祫祭所異者祫則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祫則備六代之樂禘則用四代而無降神之樂是又其禮之用為不同要知明其義則名之不同亦何感於明時之不同亦何拘於時禮之不同亦何泥於禮歟公之言蓋深知禮者矣鄭氏又謂禘其祖乃祭感生帝其說尤為無據而王肅則以為祭始祖之父王氏之議祫而後禘則是禘止於一時至後魏之論禮則以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人自為說卒莫能定此議禮之家所以名為聚訟也漢唐之間禮意不明元武中興在位亦既久矣而禘祭之禮僅能再舉是不幾於疏而息乎元宗時行禘祫禮各自以年不自通數凡七拾五禘而其後禘與祫乃并於正歲是不幾於數而瀆乎漢官舊儀雖載三年一大祫之制而未能盡行唐開元禮

雖有禘祫之制而未必合古此豈非諸生之過歟惟我宋朝三年一祫以孟夏五年一禘以孟冬其制已合於古而又群臣之論足以發明乎古人制禮之義故其禮為益全天聖中王欽若為禘饗對則有謹時思而合祀事以象夫宗子叔族合食之義熙寧中禮院言僖祖為始祖則孟夏禘祭當正東向之位而其下則以昭穆為序焉禘盛哉禘祫之義久失於漢唐而獨明於我宋豈非諸儒講學之功乎

仲春群祀  
高禘  
太一  
朝日  
籍田  
社稷

高禘之祀雖周官所載獨缺其文漢郊祀志不言其禮然攷之於古以來久矣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故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而毛氏傳則曰姜嫄從帝而祠于郊禘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而毛氏傳則曰簡狄從帝而禘于郊禘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禘神矣自高辛氏有生契之祥故後王立高辛之祠以配高禘今其說載於孔穎達之正義者可攷也至漢武帝時得太子立高禘之祠而枚臯實為祝辭漢高禘之祠則立于城南而仲春實行其禮晉後從東



晉之議以石為主而其祀浸重此祀高禘之禮也而盧植乃謂神居明  
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媒此其說之不可信也太乙之祀  
雖時祭之大經禮不載十神之說出於術家然攷之於史則有自來矣  
史記封禪書云天神貴者太乙而太乙之名已著班固郊祀志云古者  
天子三年一用大牢祠三一而太乙實居其一今其所謂十神太乙或  
曰君基太乙或曰臣基太乙或曰太遊太乙而惟太乙無別名昔為最  
尊其說不為無謂也武帝祠于甘泉得神為於涇注水中遂次以為太  
乙之歌元宗時則以九官貴神並祠之其禮始盛此祀太乙之禮也而  
說者謂太乙最尊更無別名遂以其別無名者對太遊而謂之小遊太  
乙此則說之不可信者也朝日之禮古禮也禮曰王摺大圭執鎮圭纁  
籍五采五就以朝日觀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曰於南門之外自武  
帝郊禘時而因以揖日故曰朝日之禮遂見於竹官魏明帝朝日於東  
郊故朝日之禮又見於東郊蓋至於唐而朝日之禮乃謂之祀朝日此  
其禮之失也是以柳宗元作為朝日之說豈非欲復古乎釋奠之禮古

禮也大胥曰春入學舍來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自唐正  
觀釋奠於學而詔孔穎達講本經而其禮復盛自正觀從房元齡朱子  
奢之議以孔子為先聖而其禮遂定至元宗釋奠講經而魚朝恩預焉  
此則禮之失也故杜佑詳載其事於通典之書豈非欲以復古乎籍田  
之禮古人重農之意也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宣王不籍千  
畝則魏公諫漢文躬耕籍田以為天下先建始躬耕潘岳作賦正觀籍  
田文本頌之此籍田之禮也然而月或用孟者蓋用呂不韋月令孟春  
之說也月或用仲者蓋漢明帝唐開元所行之禮也其時說雖不同而  
其禮則一也社稷之禮古人報本之意也曰春籍田而祈社稷又曰秋  
報社稷漢高起豈立扮榆社光武洛陽立太社稷唐於仲春祭太社大  
稷而其禮為重開元之時升為大祀而其禮尤重此社稷之禮也然而  
或以社為五土總神勾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以稷為原隰之神  
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此鄭康成之說也或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  
皆人鬼也非地之神此王肅馬融之說也其說雖不同而其禮則一也



宋朝仁宗重高禘之祀尤極其至景祐講壇屋牲幣之儀賢元去弓鞬  
弓矢之制在康定則著為常祀在慶曆則復用弓鞬皇祐中則詔壇徙  
高爽嘉祐則詔徙近郊宋朝尤重大乙之祠以太乙飛在九宮每四十  
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役不興水旱不作在興國中則太宗立祠  
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乙在天聖中則仁宗立祠於西南郊而  
祀之則謂之西太乙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禧宮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乙  
釋奠之禮自真宗東幸其廟加展拜之儀增元聖之號定所祭二丁之  
日與明遠豆簋簋之數定內外三獻之官與頒儀注祭器之式此釋奠  
之禮至我朝而益盛雍熙籍田則太宗行之明道詩田則仁宗行之則  
籍田之禮為特備用三獻之官則見於景德正屋壇之制則見於天聖  
則社稷之禮為尤備

廟制昭穆

范祖禹作唐鑑論唐九室之制而以為天子七廟自古以來未之有改  
唐制禮於元豐有左右昭穆適遷之說而何徇直以為於經傳無據

愚於是知議禮之家一斷以古則紛紜之疑皆可以迎刃而解書曰七  
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宗廟之制止於七廟禮曰辨廟祧之昭穆則昭穆  
之位一定不易其來久矣今以周制明之守祧八人蓋兼姜嫄之廟而  
為八則其為七廟也明矣自晉繼以至昭王歷世無常而昭穆之位未  
嘗失次辨而叙之又有小史之職則其為定位也又明矣世之論廟制  
者乃曰唐虞五廟夏后因之至商周而始有七廟是說也杜佑以通典  
則載之說者又曰小記云王者立四廟則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  
西而已武二祧在七廟內是說也鄭康成注禮實取之惟其說之不同  
此世之論廟制者始紛紜而可疑明之以二說而斷之於古則亦何疑  
之有虞唐書載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則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為  
可驗也豈特商周為然哉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廟而教梁公言天子  
七廟則是春秋戰國之時是說猶存至漢始有原廟有郡國廟而東都  
則又有所謂四親廟故是制始不明於漢唐初有四廟正觀中從朱子  
奢盛太祖一室之議而廟以六室中宗增以七室開元則又增以九室



是制又不明於唐學者能以是攷之則杜佑之說可無疑矣商之三宗  
周之文武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祀  
也鄭康成或小記之言而以文武不桃之廟在七廟之內是臆說也王  
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君臣同  
等尊卑不別劉歆論之於漢韓愈論之於唐其言皆與肅同學者能以  
是攷之則康成之說於此可無疑矣世之論昭穆者乃曰昭穆遷徙固  
無常位周朝王季一遷則昔之右者今為左昔之左者今為右以左右  
通計其次序然後父子之尊卑不相續也說者又曰古者附以其班祫  
以其班而尸及賜爵又以其班所謂班者父為昭子為穆昭不可遷於  
穆之不可遷於昭父在穆行子若昭位而不嫌者昭自為昭穆自為穆  
左右相乖不相通也惟其說之不同此世之議昭穆者始紛然可疑  
要之二說而斷之以古則何疑之有於統曰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  
與昭齒穆與穆齒武王之時文王之廟為穆故雖至襄王歷十八君矣  
猶謂之穆富辰有言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郟雍滕畢原鄧郟文之

昭也十六國文王之子文王為穆故其子之國必謂之昭也康王之時  
武王之廟為昭故雖至襄王之世猶謂之昭富辰又曰邦晉應韓武之  
穆也四國武王之子武王為昭故其子之國必謂之穆也蓋三昭三穆  
左右異等左不可居於右猶右之不可居於左故助祭受爵各以昭穆  
序齒受氏又以王父之字故劉歆亦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  
與祖代相張紀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其說皆同學者能以是而  
攷之則或者之疑於是而無疑矣宋朝元祐中陳祥道作禮書其論廟  
制也則曰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其論昭穆也則曰宗廟有迭毀  
而昭穆之位則一定而不易夫禮學發缺久矣歷漢歷唐未甚明闕數  
千百年而遂大明于我宋愚於是見本朝儒學之盛焉論禮者宜有攷  
於此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前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三

山堂先生章俊卿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元峯蕭泗校正

。禮門

禘祫類

王制

天子禘杓祫禘祫嘗祫烝

祭法

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商頌長發大禘也元  
鳥祀高宗也禘后以為禘當為祫商四時之祭春禴夏禘秋嘗冬烝故長發大禘  
所以別四時之禘也周頌雍禘太祖也不言大蓋周以禘為盛祭已更  
春祭曰祠夏祭曰禘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  
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鄭注云宗



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正則是禘也禘也魯禮三年  
喪畢而禘於太祖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祖禘明年春禘於群廟自  
爾以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禘一禘

陳禮書

曰古者喪除朝廟合群祖而祭焉故禘謂之朝享以合群祖為不足明  
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進享禮不王不禘又曰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然則魯何以有禘春秋何以書之  
蓋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  
也魯之用禘蓋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文王者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  
惟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用於莊公之廟禮記曰以禘禮祀周  
公於群禮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吾  
不欲觀之矣蓋譏其失禮也漢平帝元始中禘於明堂後漢張純以為  
禘也而章懷太子注云俱是大祭名可通也漢時以禘禘為一祭故其  
禮始於光武自十八年幸長安祠高廟詔太常行禘禮至二十六年

問張純曰禘禘之禮不行幾年純奏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至是始復行  
議者以為光武之祭疏而怠矣魏明帝詔曰漢氏唐開元六年喪畢而  
禘明年而禘各自以年不相通數凡七禘而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禘並  
在一歲有司乃覺其非議者以為明皇之祭數而瀆矣國朝舊制三年  
一禘以孟夏五年一禘以孟冬禘禘之月不行時享以禘祖為始祖元  
豐中禮官言古者裸獻饋食禴祀燕嘗並為先王之享未嘗廢時祭故  
孔穎達正義以為天子夏為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禴秋為大祭之禘  
不廢時祭之嘗請禘禘之月仍行時享從之其後禮官又以僖祖而上  
譜失其傳國家既求其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當缺又從之漢官舊儀載  
三年一大禘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毀廟神皆合食高祖南  
面昭西南穆東南。將禘祭前朔十日肆師告其太宰太宗大史師執  
事而卜日既卜太宰則灋而司其牛牲灋為奉羊牲司空奉豕牲每  
廟各一牢遶人陳心之實臨人舉四豆之實小史叙昭穆之俎盞酒  
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罇九服內皆侯及夷狄等來助祭所貢方物珍



異等皆陳廟庭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尸服亦然其曰  
太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祝出先王先公桃主皆入太祖后稷廟中  
尸各位木主之左凡七尸用九獻王入奏王夏后從王而入奏齊夏尸  
入奏肆夏王乃珪瓚酌畢彝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  
卒之奠之比為求神之始也此為一獻后以璋瓚亞獻此為二獻次奏  
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  
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  
禮矣前裸及樂皆為求神謂之二始以周人尚臭故以鬯臭次王出迎  
牲入奏昭夏王親牽牲執鸞刀啓其血毛以行朝事之禮乃薦腥肉於  
尸主前謂之朝踐之禮王酌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之獻凡三獻也后  
於是薦朝事之饗豆時堂上以大呂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黃鍾之  
調作大武之樂奏大武之時則歌維清及太武之詩獻后稷尸時樂同  
降神樂章則歌思文獻先王先公則大司樂云奏無射夾鍾舞大武以  
享先祖樂章則歌天作獻文王尸歌清廟獻武王尸歌執競樂同先王

先公后薦之後遂以璋瓚亞獻凡四獻也至薦熟時迎尸入室王酌盞  
齊獻尸謂之再獻凡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饗豆酌醴齊以亞獻凡六  
獻也尸食訖王以泛齊酌尸謂之朝踐凡七獻也后乃薦加事饗豆后  
以盞齊獻尸謂之再獻凡八獻也諸臣為賓酌沈齊以備平食三獻凡  
九獻大祝設饗於廟門外以索祭名為初既九獻兼作六代之樂遂行  
加爵為旅酬之始來日又祭為緝。其禘祭肆師卜日如禘祭九獻之  
節廟堂之樂所用樂章彷彿一如禘祭所異者但祭毀廟以上不及親  
廟禮云毀廟之主皆升合食而立二尸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  
升合享于太廟是也其神主位按鄭元禘禘志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  
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  
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  
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其五齊  
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酒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緝  
祭則同日







天道之成以申孝敬之心用盡事終之禮禘祫二禮俱是大祭先賢所釋義各有殊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元注云禘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數家之說非無典據至於大通經訓鄭義為長試嘗論之禮經及春秋所書皆祫大於禘按春秋公羊傳云大事於大廟大事者祫也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于莊公禘于僖公既不於太祖則小於祫矣又逸禮記祫于大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按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合升食於太祖則禘小於祫也祫則群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禘者各於其廟而行祭禮二祭俱及毀主禘之時文王以上毀主自在后稷廟而祭文王以下毀主自在二桃之廟而祭禘之以祫同得為盛祭則小於祫而大於四時也曾子問主夫子曰自非祫祭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不言禘小於祫明矣其祫則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祫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別也

祭之時

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說者以為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公羊傳云五年而再盛祭禘者所以審締昭穆而辨之各於其廟謂追及其祖之所自出故司尊彝又謂之追享禘其祫享先王其祫也猶事生之有享也享以陽為主故禘以夏太宗伯肆獻祫享先王指禘言之也祫者合也所以合聚群祖而食之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以其自三年之喪畢而朝於廟為始故司尊彝謂之朝享祫以食享先王其食也猶事生之有食食陰也故祫以冬太宗伯饋食之享指祫言之也禮圖禘祭以為夏四月其說一也而於祫祭則或以為秋或以為冬如毛氏詩解闕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杓秋祫則不葷惟天子兼之是以祫為秋祭也崔靈恩亦云禘以夏者以審締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因次序而祭之。祫以秋者以合聚群生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是亦祫為秋祭也若果為秋祭則三十九月為前二十一月為後不若



張純之說以禘為冬祭其說曰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而祭之然二說或以秋或以冬皆取萬物成熟之時其時不同其意則一不知張純以冬十月為得其正祀。宗廟之享有五年之禘三年之禘所謂間祀也而又有四時之享焉蓋祭不欲數數則瀆故有間祀祭不欲疏疏則怠故有時享宗廟之禮總而言之有三等蓋獻裸是禘之大祭飲食是禘之次祭春享而下是時祭之小祭若以總用袞冕大牢言之亦皆為下祭也雖禘不足為大祭禘不足謂之次祭也。家語曰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

祭之制

后稷東向群昭南向群穆北向。洽祭五齊之醴盞緹沈禘祭四齊醴盞緹沈或以為禘三齊坊記所謂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是也或以禘四齊禮運所謂元酒在室醴酒在堂醴酒在堂澄酒在下是也。其禘禮用鷄彝鳥彝司尊彝云春祠夏為禘用。朝踐用兩犧樽再

獻用兩象樽合饗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祭之禮則各行此禮則可以一月而畢又垂朝踐之義釋祭則同日

國朝嘉祐四年將行洽饗議者請陳瑞物及代國之寶无豐中請親祠

太廟令戶部陳歲之所貢以充庭實仁且神宗皆可其奏其後禘享應

瑞寶貢物可出而陳者並不陳設親祠太廟準此

國朝舊制禮饌外設常食一牙盤元豐中罷之禮官呂希純嘗建議曰

先王之於祭祀皆備上古中古及今世之食所設古器禮饌即上古中

古之食也牙盤常食即今世之食也而議者乃以為宗廟牙盤原於秦

漢之制殊不知三代以來自備古今之食請依祖宗舊制薦一牙盤及

是始從希純之議云太祖朝太廟見董巨蓋蓋問侍臣以禘祭對曰臣設禮器俾儒士輩行事至今太廟先進牙盤而後行禮祭饌曰太

廟料外別置牙盤然則牙盤之制其來遠矣

元獻

一獻王裸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二獻后次王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



三獻薦腥朝踐之節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四獻后薦朝事之豆邊  
又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五獻薦熟饋食時王乃以玉爵酌盞齊以獻  
尸六獻后薦饋食之豆邊又以玉爵酌盞齊以獻尸七獻王醴尸以玉  
尊酌朝踐之醴齊八獻后醴尸以玉爵酌饋食之盞齊以獻九獻諸臣  
酌尸又次后以玉爵酌盞齊獻尸諸臣之獻乃所以酢尸故曰諸臣之  
所酢也此皆先儒之說薛圖載之。禮書曰先儒謂大祫十有二獻非  
也先儒又謂公侯伯子男三裸在九獻之內亦非也司尊彝朝踐風雨  
尊皆有饗饋食用兩尊皆有饗邊人醢人有朝踐王獻之后亞之諸臣  
酢三獻也饋食王獻之后亞之諸臣酢六獻也醴尸三九獻也加爵不  
與焉此宗廟九獻之禮也

一獻三獻五獻七獻  
禮器曰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爛  
一獻熟鄭氏謂一獻祭群小祀三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望山川七  
獻祭先公禮書。賓客獻數禮書曰賓客之禮士一獻士冠禮卿大夫三

獻郊特牲三子男五獻禮器五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  
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禮器春秋時楚子入享於鄭九獻加籩  
豆六品

**配享**

大禘詩曰實為何衡實左右尚王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末章言伊  
尹也禮書書盤庚告于群臣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國朝舊制親祠太廟不配享功臣有司詔講求禮例自是親祠始與享  
焉元豐三年禮官言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烝冬祭也謂之大  
者物成衆多之時其祭以三時為大也方是時百物皆報其祭有功且  
矣禮記祭統衛孔之鼎銘曰勅于大命施于烝彝後世烝祭不及功  
臣既不合禮而禘祫及之事不經見請每遇冬烝以功臣配享其禘祫  
配享罷之詔凡冬享禘祫及親祠功臣並配享

**先後之辨**

禮記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鄭氏徐說又分為二說為鄭氏之說則







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儀羊鄭氏釋王藻謂天子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釋論語謂人君每月告朔有祭謂之朝享然周禮朝享非謂告朔而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無所經見要之告朔於廟雖以特牲謂之月祭此先王之禮也魯文公不行告朔之禮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春秋譏之書

為新

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呂氏月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開元禮加以五十二品景祐中禮官建議以謂呂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更令四時所薦凡二十八物除依詩禮月令外又增多十有七品雜出於有司一時之議然四時登薦祖宗行之已久今欲稍加刊定取其間先王所常享用膳羞之物見於經者可依舊制存之其不經之燕饌不失禮意凡新物及時出者即日登獻既非正祭則於禮不當卜日漢儀嘗菲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元成傳以為廟薦二

十五祠而薦新在焉四朝漢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菓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計之諸菓獻由此與政和中言者謂先王建祭祀之禮必得所獻之中未間一日並行兩祭者也今太廟薦新有與朔祭同日者夫朔祭行於一月之首不可易也若大薦新則未嘗卜日一月之內皆可薦也新物未備猶許次月薦之亦何必同朔祭之日也詔薦新與朔祭同日即用次日

群祀類

天子七祀

商制天子祭五祀戶一竈二中霤三門四行五也歲偏諸侯與大夫天子同周制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嫡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霤竈或立戶周有地大夫五祀無地大夫三祀禮記正義曰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鄭氏注云戶竈中霤門行也此商制祭法曰天子



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二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按王制曰大夫祭五祀文與此同又鄭云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引祭法五禮以解之是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也有地無地見鄭氏注

漢立五祀

白虎通云戶一祀竈二祀門三祀井四祀中霤五祀

唐開元制七祀

唐初廢七祀惟季夏祀祭中霤開元中制禮祭七祀各四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以季夏其儀具開元禮

中霤

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鄭氏注云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正義云夏商云復謂地土累之謂之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

取明故兩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霤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開備象霤故設主於牖下也正義

祭四時以下

祭法云理少牢於泰昭祭時也正義云泰昭壇名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有天下者祭百神

五祀七祀論

五祀見於周禮禮謂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家語則以五祀為重該脩熙黎句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為門并戶竈中霤鄭氏釋太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小祝之五祀用小令之說釋王制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五祀所謂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也七祀之祭不見他經鄭氏以七



祀為周禮五祀為周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傳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而已兩漢魏晉之立五祀并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脩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較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

### 秦陳寶祠

秦文公以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作陳寶祠實如石以

### 秦伏祠

秦德公卜居雍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與用三百年于周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災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碩師古云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

伏日已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伏庚金也

### 八神祠

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辭自古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其休絕莫知起時至始皇乃祠之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叢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盛山八曰四時主祠琅琊

### 漢蚩尤祠

高祖初沛為沛公祀蚩尤學鼓旗及即位詔御史令豐治扮榆社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

### 唐親祀神農於東郊

明皇開元十九年停帝稷而祀神農於壇上以后稷配二十三年親祀神農於東郊配以勾芒遂躬耕墉畝上

### 唐先農壇

唐先農壇



唐末徵以前皆謂籍田壇至垂拱後乃為先農後又改為帝社壇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籍田太常修撰韋公肅言籍田禮廢久矣有司無考乃據禮經參未開元乾元故事為先農壇於籍田

**漢宣室受釐**

漢惟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未央殿前正室文帝嘗

**唐壽星壇**

明皇生於八月以仲秋日月會于壽星特置壇用千秋節日祭之及角亢七宿著之常式東漢老人星廟在國都南郊祀之

**宋朝壽星壇**

景德三年八月王欽若言謹按月令八月命有司秋分日祭壽星於南郊其壇亦依靈星制度

**風伯雨師**

國朝每歲以立春後五日祭風伯立夏後申日祭雨雷師諸州亦設祭淳化四年光祿寺言風雨本中祠而獻官行禮及是小祠禮料切惟風

雨之功其於萬物最大唐太宗親嘗是祥今禮數混亂乞行改正從之祥符元年請令州郡長吏親享二年戶司言州縣神祀並如小祀用羊一簋豆各八簋蓋各二從之

**祭司寒**

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鄭注云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將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正義云薦於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孟夏也故凌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日在北陸者北陸虛也謂十二月日在虛之時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者西陸昴也鄭康成以四月之時日在昴畢之星朝見東方於時出水以賜百官若其初出薦廟寺在二月也朝之祿位謂大夫以上黑牡秬黍者以其祭水神色尚黑謂司寒



之神則元冥水神也。火出而畢賦左傳云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則火出季春建辰之月以周禮夏頒冰乃建巳之月不同者但建辰火星在卯火星始出至建巳火星漸高總而言之亦得稱火出早則三月之末晚則四月初不甚相遠又三月內有四月節時故擾夏而言之。太祖建隆二年始置藏冰務而修其祭焉以四月命官率太祝用幣以黑牲祭元冥之神乃開冰以薦寢廟。唐制先立春三日用黑牡秬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祭訖盥水而藏之仲春開冰具開元禮禮。

### 祀大火

康定元年太常博士胡宿請修火祀按春秋士句曰古之火正或食於水陶唐氏之火正曰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說曰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後世以為火祖相土契之曾孫伐閼伯後主火建宋其後也按商丘今南京太祖皇帝受命之地當房心之次以宋靈號用火紀德蓋取於此至真宗始建京邑號為三都則閼伯之神上

祀大火國家之興實受其福至於祀典尤宜超異於昔今閼伯祠制庭狹小又不領於天子之祠官歲時府吏享祀而已甚非報本尊始之意願詔太常列於祠宮歲時遣使齎其攝行祠事詔禮院詳定既而宿又言云云祥符中交修大禮拱揖諸神雖偏方遠國山林之禮不出經據偶在祀典者尚秩王公之攝增牲牢之品而大火閼伯國家蒙福之神宋興八十年祠官不以聞此有司之闕也又按左氏國語董因遊晉侯于河公問曰吾其濟乎曰君之出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為大辰辰以成善又曰嗣續其祖以穀之滋章昭以為辰為農祥周先后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子孫繼續其祖如穀之蕃滋推此而言則東方七宿房心通有農祥之稱若因舊立古祠除潔壇地臨遣近臣對祭閼伯不惟講修火政亦足以祈豐年以陶唐之舊祀祖宗之闕典一旦恢而復之為萬世法胎厥子孫永錫純嘏臣不勝區區太常禮院言閼伯為高辛火正實居商丘主祀大火能宿其官後世因之祀為貴神配火侑食亦如周棄配稷后土配社之比下歷千歲遂為重祀祖宗以來郊祀上



帝而大辰已在從祀闕伯之廟每委京司長吏致奠成秩之典未始云  
闕然國家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切謂宜因興王  
之地商立之舊作為壇兆秩大火以闕伯配之每建辰戌出納之月內  
降祝板詔留司長吏奉祭行事籩豆牲幣得視中福云云從之

群書考索卷三十三

前集



書